

气味

里程 著

《穿旗袍的姨妈》之后，

作者续写蛮荒而压抑、激情与逃离的青春故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

气味

里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气味/里程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678-8

I. ①气… II. ①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0548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9千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7.625 插页2

版 次 2011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678-8

定 价 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人类对气味的感受存在个体差异，而且气味同时影响了两性间的相互吸引。

如果站在你身边的一个出汗男人，使你闻到的味道有如香草味或尿臊味，那么你可能吸入了他的体味，它也叫做“雄淄烯酮”。当人们吸入雄淄烯酮，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说闻到香草味，三分之一的人说闻到尿臊味，剩下三分之一的人说根本没闻到什么味道。这个研究第一次把人体化学物质所呈现的气味与受体基因差异联系在一起，因而十分重要，气味是人类感官的一部分。雄淄烯酮可能是男人的一种特性，它源自于睾丸激素。

——摘自世界科学核心期刊《自然》网站

以色列科学家发现，无论对孩子还是对成人来说，有气味的物体会在他们的大脑中留下鲜明印记，这就是为什么气味往往能勾起回忆的原因。

——新华网

目 录

上部 我的大学

第一章 海边 3

第二章 狼 51

第三章 跳龙门 83

下部 在人间

第一章 林荫道 117

第二章 吻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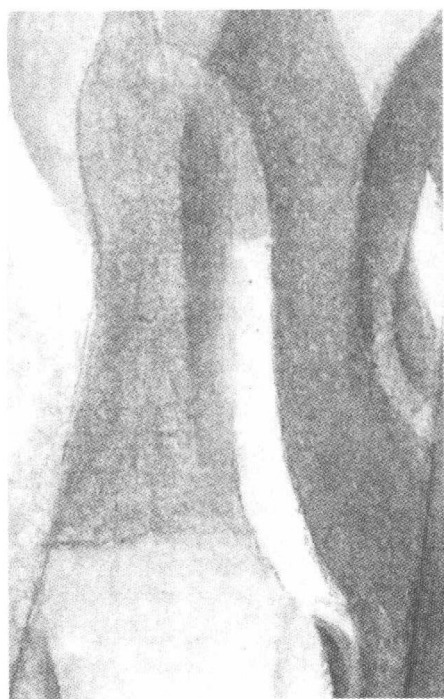
第三章 草原 203

后记 238

上部

我的大学

第一章 海 边



1

无论是梦里还是醒着，只要一想到海边，我的眼前就会浮现五彩缤纷无休无止升腾漫游的泡泡。

关于海边，即便是像我这样不善言辞的人，也可以对你不停地上说上几天几夜：海海漫漫的紫褐色的盐蒿子草，骄阳烈日下像铺了一层冰霜的无边无际的盐碱地，还有夕阳中随风摇曳的芦苇，绵延几百里总似在喃喃低唱的、常有黄羊和田鼠穿梭其间的防风林，纵横的沟渠，散落的村舍，静静的卫河，小跑的驴车，突突疾驰的拖拉机，当然，还有那——海，不是我们通常所能想到的蔚蓝的含情脉脉的大海，而是铁锈色浑浊无比的海，在一道道防风林相隔的远处翻滚咆哮……但为什么，每次首先想到的总是那满天飞舞的泡泡？

泡泡犹如童年时百看不厌的万花筒，二姨妈喜欢把它叫做西洋镜。万花筒轻轻转动，恬静的柚子就缓缓出现了，她坐在卫河前的一只小凳上，袖管卷起，露出白皙的臂腕，双手使劲搓揉塑料盆里的被单，当我们的丰收拖拉机停靠在她前面的空地上，柚子笑盈盈地起身朝我走过来，她身体的轮廓轻盈飘浮在空气中，空气为之涌动……

万花筒再度转动，柚子戴着塑料袖套、身挂黑色围兜，手里捏着一把铁钩，在昏朦路灯斜斜的照射下，拖拽着一筐筐冰冻过的海鱼。也许这样的见面过于突兀，看到我和熊猫，她的神色慌乱，脸一下红了。那时候，柚子已回了城，结了婚，她嫁给了犀牛。犀牛是谁？犀

牛是海边闻名遐迩的打架高手，堪称海边一霸。只要在海边生活过的人谁也不会相信，纯洁妩媚的柚子最后下嫁犀牛，做出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选择。我相信，柚子出嫁的消息，让离开海边或留在海边的很多人无比震惊和纠结。海边，真是我们心头永远的痛。

那是数年后的一个场景，在都市一个嘈杂无比的夜市菜场。隔着一筐筐冻鱼，隔着鼎沸的人声，我和熊猫没与柚子说上什么话，我们几几乎是狼狈逃离而去。只有我知道，熊猫在海边曾经长久地暗恋柚子；而我，则是在柚子有心无心的诱导下，品尝到青春期甜蜜初吻的同时，也经受了一场生不如死的失恋煎熬。

二姨妈去世后不久，我高中毕业了。

为了离开这个让我讨厌至极的家，有一天我突然冲上众目睽睽的讲台，夺过话筒，发誓要去海边创业。一夜之间，我成了学校里的明星。这是我从小长大最有好莱坞英雄情节的一次秀。我被安排到各个中学去演讲，把我从未去过的海边描绘成人间天堂。说那里的电灯比别处亮，说那里每日三餐都有土豆和牛肉。平心而论，没人要求我这么说，包括班主任老太太、红团老师，以及我最好的同学熊猫。我像一个得了幻想症或癔病的患者，发着高烧，凭空虚构，信口开河，滔滔不绝。当一切过去之后，在等待毕业通知的日子里，我的高烧退了，平静下来了，像生了一场大病，需要静养，躲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些什么，或是做过些什么。

离家出走的日子终于来了。我记得那是初春时节，码头上人山人海。强烈的灯光从高空辐射下来，使得攒动的人头犹如一锅滚沸开水之上浮泛的泡沫。喧嚣声咿里哇啦升腾，升到空中被南来的江风一吹，缓缓四溢，随着夜霭时隐时现。我梦游一样随着人群往前走，那一刻，只有冷冷的灯光刺痛了我的眼睛，使我感

到瑟瑟的寒意。

后来，我像一头斗败的疲兽，蹲伏在舱门后面的黑暗里。凭借廊灯透进的余光，我的同学熊猫翻下爬上，忙碌着将行李搁放妥帖。他已经反复调整了好几次。熊猫就是这样一个对什么事都很认真的人，在学校的篮球场上，谁要是发球的时候踩线了，他会从很远的地方奔过来，不依不饶地要求你重发。

船舱内空空如也。所有上了船的人都拥在舷梯过道上，与岸边堆积如云的亲人挥手告别。

我眺望着星空下波光粼粼的江面。江水悄悄地流淌，点点灯火闪烁在遥远的江岸线。浮标上下起伏，似乎要被江水吞没卷走，悬悬浮浮，总也逃离不了我追索的目光。我视力极好，五官中就数眼睛最健康，小学时目测 2.0，据说已达到参加空军的标准。但参军这样的好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想都不敢去想。我的家庭，我的出身，使我对很多事不敢存有奢望。走出小街回眸一瞥的瞬间，清晰地看到跌跌撞撞冲出小院的母亲，脸颊上挂着晶莹的泪珠。我迅疾转回头去，一头扎进黑暗里，再也不敢回望。

其实，当我提着行李，穿越车灯流曳的大街，内心异常的恐慌。我知道，生活要重新开始了。我对以后的日子一点把握都没有。是我自己选择了孤身一人去闯荡世界，那么此刻失去依傍的孤单，只能靠我自己去征服。

四周的灯火明灭不定，街道闪烁其间，恍若梦境。倏地响起一串自行车的铃声，才将凝神车窗外的我拉回到现实。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空白，是我成人之后一种基本思维常态。这么说，并不表示我缺乏想象能力，我常常希冀奇迹的出现。少年时代，总期待有那么一天，一个壮实巍峨的男人，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来到我身边，对我说：跟我走吧，你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后来呢，长久的期待因为没有着落而变

换了内容,那个幻想中突然降临的人物由男子变成了少女。少女说:跟我走吧,我带你去寻找天堂。

我就是不甘心放弃期待,才突然萌发冲动,离家出走。因为我觉得,期待,拥有无比辽阔的疆域;期待,包含亘古永恒的时间概念。难道期待不是诱惑的代名词,期待不是人的美好情感吗?

靠近码头的时候,人群蜂拥而来,我内心掠过一丝暖意。起始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稍稍定神之后,终于找到了根源:我和熊猫,毕竟是这支上百人队伍的领军人物。那些来自各个中学、素不相识的毕业生,将由我和熊猫带队奔赴海边。按照原先的安排,我要和熊猫一起在指定地点出现,和人数众多的属下见面。

我没有去履行一个领队的职责。那丝暖意仅仅像火星倏忽一闪,便迅速寂灭。

我在船舱里呆了许久之后,熊猫来了。他的到来,缓解了我低落的情绪。他没有责怪我的失职,他甚至提都没提我为何没在指定地点出现这件事。熊猫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在未来几年的海边生活中,他一次都没责怪过我。尽管我做出的很多选择,常常和他所希望的相反,他对我的包容和迁就好像是宽阔无边的。

熊猫也是一个人来的,他也阻止了家人的送行。当熊猫面带微笑沉稳地走进船舱,从他脸上看不到一点沮丧的神情。相反,穿着宽大军衣军裤的熊猫理了个短短的平顶头,显出几分英气和领袖的气质,熊猫天生就要领导很多人,他的意志天生就要决定很多人的命运。二十多年后,熊猫因为经济问题而锒铛入狱。要不是他在我们城市的财贸部门重权在握,实在抵挡不了金钱的诱惑,他的仕途远远没有到达终点,他本来可以做更大的官。

熊猫笑微微地走到我身旁,顺着我的目光远眺江景,轻轻打了声招呼:嗨,什么时候到的?熊猫的这声“嗨”,带有同舟共济的意味,使得被灯光刺激到的我好受了许多。

熊猫将行李安顿好，又把我的行李重新合理地放好。这时，我听到了一声沉闷而悠长的汽笛，码头上顿时人声飞扬，如同滚烫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

轮船缓缓离岸，冷冷的灯光渐行渐远。我站起身，走出舱门，湿润的江风吹拂过来，吹乱了头发，江水轻轻拍击船体，发出哗哗的声响。一个船员从底舱舷梯爬上来，带出机舱一片轰鸣声，宛如放飞一群鸽子，在江面上盘桓。

“我们去看看同学们吧。”熊猫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身后，热情地邀请我。他没有忘记我们的领队身份。

我摇摇头。此时此刻的我，更需要在船舷边自由呼吸。

我不知道这艘轮船将驶向何方，就像我不知道那么坚决地做出抉择之后，下一步该怎么走。船有舵手在把握，而我从踏上舷梯的一刹那起，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惶恐和迷惘。面对茫茫的黑夜、神秘莫测的江水，犹如一块漂浮不定的木板，我连自己都把握不了，怎么去扮演一个把握别人命运的角色？

熊猫悄无声息地走了。他从来不强迫我做什么，这让我感到舒服和满意。也许正是这一点，很多年里，他一直能够成为我的好朋友。

轮船行驶着，两岸灯火及巨型万吨轮缓缓朝后推移。轮船驶出江海交接处，那像条链子一般的灯光倏忽隐没了。

风愈来愈大，愈来愈冷，甲板上原先围成一堆的人群躲进了舱内。只有几盏航标灯随着摇晃的江水在远处一沉一浮，一沉一浮。

2

五彩晶莹的泡泡在升腾，在飞舞，它们拥有球状的外形，像是自由的精灵，袅袅飘向空中；它们飞翔的线路是那样的短暂，

也许稍纵即逝，也许倏忽寂灭，但它们还是源源不断地生长，顽强地升腾，轻盈地飘浮。

柚子坐在卫河前的一只小凳上，袖管卷起，露出白皙的臂腕，双手使劲搓揉塑料盆里的被单，泡泡宛如一个个小天使，围绕她的周身；当我们的丰收拖拉机停靠在她面前，泡泡就神奇地朝我们扑面而来，顷刻间，我们也被袅袅的泡泡包围了。

柚子笑盈盈地走过来，从我手中接过行李，她的手上还沾满着泡沫，她穿着白衬衣绿军裤，走动起来短发飘拂。她靠近我的时候，我一激灵，脑袋似乎忽然清醒，我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味，这香味是如此的奇特，它像一支兴奋剂，一下激活了我的躯体、我的灵魂。

这就是我和柚子的第一次相遇。

此刻，午后开始的细雨已经消停，只有寂寥旷野上的风还在呼呼地吹，远处的防风林发出疹人的巨响。被雨水打湿的衣服粘在身上，让人感到阵阵的寒意。我痴痴地望着来回跑动的柚子，麻木又无所适从。

轮船靠岸大约在黎明时分，我被熊猫推醒，睁开眼帘，朝舱门外一望，看到迷雾笼罩下的陆地缓缓驶近。

熊猫叫醒了我，便迅疾蹿出船舱，照应其他人去了。熊猫其实也并不十分清楚漫长征程中的具体事宜，但他总是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

熊猫重返舱内，手脚麻利地抓起行李，对我说了句“快走”，转身朝舱门外走去。我稍稍迟疑片刻，也顾不得多想，提起行李随后跟了出去。

浓浓的晨雾四处弥漫，坚实的江岸变得扑朔迷离。强劲的风猛然刮过来，身体情不自禁地哆嗦起来。浓雾稍稍驱散开去，显现惨淡的码头晨景。但要不了多久，一股股浓雾又不知从何处

冒出，陆地重新陷入一片虚无之中。

我跟随人流涌出码头，回首一望，身后烟雾腾腾，真像是云中踏出的天路。来到街口，熊猫拍了拍我的肩膀，将两大捆行李往我跟前一撂，倏地消失了人影。

我非常佩服熊猫的能力，他居然在能见度极差的情况下，找到了我们的长途汽车。放行李，找座位，一阵忙乱过后，污垢满身的长途汽车，发出粗重刺耳的声响，载着一车懵里懵懂的人上路了。

长途汽车足足颠簸了十几个小时，一车年轻人昏昏沉沉，摇头晃脑，东倒西歪，个别女生已扒着窗口开始呕吐。车速其实很慢，路途坑坑洼洼，临近中午，车窗被淅淅沥沥的雨点击打，发出劈啪的声音，雨水垂挂下来，变幻着形状各异的图案。

汽车在途中曾停靠过一阵子。那时候天地已豁然明朗，雨水无情地倾注。站在车站饭店前的屋檐下，我看到一条长河，从公路一侧蜿蜒而来，又傍着公路蜿蜒而去。我这才知道，汽车一直沿着海岸线行驶。前方是一大片一大片泛出些许绿色的滩涂。南方四月的田野，应是郁郁葱葱的丰盈景象，而这儿的田地还是荒芜光秃，只有远处矗立在滂沱大雨中的一排水杉，才给这块死寂的土地增添点生命的气息。

操着浓重方言的司机，嘴里还大口嚼着菜肴，就含含糊糊吆喝我们上车。

汽车很快又爬上泥泞的公路。司机一路怨天尤人，骂骂咧咧。小河里的帆船，公路旁的驴车，都诱惑不了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城市人的目光，受寒冷和疲倦的困扰，这帮学生难以撑开滞重的眼皮，轻易忽略了所有的窗外景致。于是，长路上的奔波也就变成了雨水打湿的沉沉回忆。

我在回忆中跨下长途汽车。记得那时候天色已开始暗淡下来，四野茫茫，雨水变小，而暮色和寒气从旷野上合拢而来。

我忘了我们在一幢大楼前等候了多久。大楼孤零零地矗立在荒原上，后来知道这就是农场场部。那铺天盖地压过来的狂风源自海上，像是大海的喘息，又像是大海的怒吼。我们冷得哈不出一点热气，单薄的衣衫逐渐被雨水淋湿，那滋味真叫难受，连一向沉稳的熊猫，也和大家一样感到绝望了。

丰收拖拉机的嘤嘤声就是在那一刻挽救了我们。

我们这伙人开始骚动。几辆拖拉机尚未在大楼前停稳，一些人已将包裹行李往车斗上扔。其中一辆拖拉机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跃下一个长长的身影，他一身军装，戴顶军帽，又黑又红的鼻梁上，架了副淡黄色的赛璐珞眼镜，这种眼镜在那时候的学生干部中很流行。他刚飞身着地，便吼了一声：谁是带队的？

熊猫将我拽至瘦高个的面前，我发觉同样穿着军装的熊猫虽说比瘦高个小一圈，但他俩很相像。什么地方相像？我一时想不好。瘦高个说他叫鹿，他负责把我们这些新职工送往各个连队。他说话时喉音很重，共鸣很好，你难以想象那样洪亮的声音，竟发自一个如此瘦弱的躯体。

副连长鹿就这样走进了我以后的生活。

鹿在雨幕中将颇长的手臂伸向荒原，为我和熊猫指指戳戳，告诉我们农场各个连队的分布情况。他指着远处微微隆起的一条坡脊说，那是界河。河那边便是劳改农场，河这边是知青农场。他又指着远处的一座碉堡说，那是抗战时期日本人留下的，大家都叫它“古堡”。

鹿把座位让给了我们，他自己站在机头的一块踏板上，一只手抓扶把手，半个身子倾向外侧，雨水从他的帽檐滴下，又顺着脸颊流淌。他这副英武潇洒、环顾四野的神情，在我的记忆里久久难以磨灭。很多日子过去以后，我和鹿、柚子之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仍会常常想起第一次看见鹿时的情形。